



红楼梦 导论

罗立群·著



红楼梦 导论

罗立群·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导论/罗立群著. —厦门:厦门大学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615-6798-2

I. ①红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 ①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93137 号

出 版 人 蒋东明

责任编辑 牛跃天 刘 璐

封面设计 张雨秋

技术编辑 朱 楷

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

邮政编码 361008

总 编 办 0592-2182177 0592-2181406(传真)

营销中心 0592-2184458 0592-2181365

网 址 <http://www.xmupress.com>

邮 箱 xmup@xmupress.com

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 720mm×1000mm 1/16

印张 14.5

字数 238 千字

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4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微信二维码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微博二维码

《红楼梦》的魅力

《红楼梦》自问世以来，迄今至少已有两百五六十多年了。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，读者和研究者对《红楼梦》的热情一直持续不减，先后投身这一研究领域的有政治家、教育家、历史学家、哲学家、经济学家等一大批各领域的文化名人，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，并使《红楼梦》研究成为一门专业学问——红学。一部书成为一个学术专业研究领域，以文本研究向外延伸，并由此形成曹学、脂学、版本学、探佚学等多个分支门类，这绝对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异数。

为什么《红楼梦》能够风行两百多年，激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激情？为什么“红学”热能够一直兴盛不衰？《红楼梦》让芸芸众生如此痴迷的秘诀究竟是什么？或者说《红楼梦》的魅力究竟在哪里？对于这一类问题，许多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，当然不会有现成的统一答案。在我看来，《红楼梦》的魅力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
首先，《红楼梦》融汇了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形式。中国小说自唐传奇始就追求“文备众体”的特点，但真正能做到将各类文体与小说主体水乳交融的作品极少，大多数只是渲染一下气氛，或点缀一下情节，或抒发一下感慨。但《红楼梦》不同，它确实达到了既“文备众体”，又融会贯通。《红楼梦》涉及的文体包括诗、词、曲、赋、歌谣、谚语、偈语、对联、联句、灯谜、酒令、骈文、书启、赞、帖等，单就诗这一文体而论，又有律诗、绝句、古风、歌行、骚体、打油诗等，诗的内容上又分别为咏怀诗、咏物诗、怀古诗、谜语诗、即事诗、即景诗等，且有限韵的、限题的，有同

题分咏的、分题合咏的，等等，可谓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^①

《红楼梦》不仅“文备众体”，而且众多的文体形式与小说的主题、人物和情节紧密关合，融为一体，成为小说主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这些文体形式的运用，既有效地突出了主题，又成功地塑造了人物，还对小说的情节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三回“牡丹亭艳曲警芳心”：

（林黛玉）正欲回房，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，只听墙内笛韵悠扬，歌声婉转。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。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，便不留心，只管往前走。偶然两句吹到耳内，明明白白，一字不落，唱道是：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”林黛玉听了，倒也十分感慨缠绵，便止住步侧耳细听，又听唱道是：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。”听了这两句，不觉点头自叹，心下自思道：“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。可惜世人只知看戏，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。”想毕，又后悔不该胡想，耽误了听曲子。又侧耳时，只听唱道：“则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……”林黛玉听了这两句，不觉心动神摇。又听到“你在幽闺自怜”等句，亦发如醉如痴，站立不住，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，细嚼“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”八个字的滋味。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“水流花谢两无情”之句，再又有词中有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”之句，又兼方才所见《西厢记》中“花落水流红，闲愁万种”之句，都一时想起来，凑聚在一处。仔细忖度，不觉心痛神痴，眼中落泪。^②

在这一段情节叙述里，既有唐诗，又有宋词，还有元杂剧及明代传奇，涉及多种文体形式，主格调则是感叹生命易逝，青春难留，对爱情充满着向往。黛玉对宝玉情愫暗生，且感受到贾府环境与礼教规范的双重压力，对自然和青春更是十分敏感，听了戏文艳曲，结合身世体验，激发了内心的共鸣，心痛神痴，伤感落

① 蔡义江.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[M].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83:代序.

② 曹雪芹.红楼梦[M].无名氏,续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8:316-317.

泪。诗词曲文抒发了林黛玉的内心情感,映衬了林黛玉的悲剧性格与感伤心境。

各类文体的灵活运用,巧妙穿插,使整部《红楼梦》气韵生动,妙趣横生,典雅瑰丽,韵味无穷。

其次,《红楼梦》批判性地传承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。《红楼梦》自称“大旨言情”,这个“情”自然包含了《西厢记》传扬的“愿天下有情人结成眷属”的男女爱情,但其内涵绝不仅于此。明代中后期,思想文化活跃,王守仁的心学兴起,以人的“良知”代替外在的“天理”,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。其后,王学左派流布天下,与狂禅风气相呼应,形成了一股反对权威、张扬个性、肯定人欲、复苏人性的社会思潮。这股文化思潮影响波及文学,在诗文领域出现了主张适性顺情的“童心说”、公安派和晚明小品文,在小说领域出现了“三言二拍”、《金瓶梅词话》以及艳情小说,在戏曲领域更出现了传奇精品《牡丹亭》。此时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是寄意世俗、重情言情,汤显祖更宣扬“至情”,其笔下的主人公不但以“情”抗理,而且能凭借纯情、至情超越生死,达至理想浪漫的情境。曹雪芹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,《红楼梦》的“情”就有崇尚自然、尊重个性、否定虚伪、反抗礼教的内容。

如果我们的视域开阔一些,就会发现,《红楼梦》的文化遗产绝不仅限于元明,其传扬的文化精神源远流长。《红楼梦》既有着宋词的情致缠绵,又有着唐诗的清新俊逸,还有着魏晋文学的骨气和辞采。如果看得更远一点,《红楼梦》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既彰显了魏晋人的颖悟、旷达、率真之美,也传达出《古诗十九首》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体验,更有着老庄哲学的奇诡浪漫、哲理情思。

在《红楼梦》中,传统文化精神不仅内化为作品意蕴,而且在小说情节、人物言行以及行文叙事等方面,均有相应的体现。如“金陵十二钗”,在小说里分正册、副册、又副册等,各指十二位才貌出色的女子,作者着力描绘的是正册里的“金陵十二钗”。金陵,古邑名,即今南京市,在小说里是贾氏家族的故乡,故称“金陵十二钗”。“十二金钗”是固定词语,钗,指裙钗,即女子。“十二金钗”最早见于南朝梁武帝萧衍写的《河中之水歌》,诗中有“头

上金钗十二行，足下丝履五文章”之句。此处“金钗十二”是说女子头上戴的首饰很多。后来比喻姬妾之众多，如唐代白居易《酬思黯戏赠同用狂字》诗：“钟乳三千两，金钗十二行。”自注：“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，甚得力，而歌舞之妓颇多。”此后，“十二金钗”成为固定词语，专指娇妾美婢，如宋代沈立《海棠百韵》诗：“金钗人十二，珠履客三千。”元代郑德辉《王粲登楼》（第一折）：“你看为官的列金钗十二行。”明代话本小说《醒世恒言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》写道：“娇妾美婢，倚翠偎红；金钗十二行，锦障五十里。”清代诗文里提及“金钗十二”的很多，如赵翼《偶得》诗之七：“金钗十二行，本非书生事。”尹继善《过忠勇公第即事》：“金钗十二人何处，列屋新妆只画图。”袁枚《谢镜诗》：“三千书卷斗然加，十二金钗掠鬓鸦。”曹雪芹将固定词语巧妙地植入小说里，化为“半世亲睹亲闻”的闺阁女子，推陈出新，成功塑造了性格鲜明的“金陵十二钗”形象。

传统文化精神的浸染，有效提升了《红楼梦》的文化品位，深化了作品的精神内涵，使得《红楼梦》立意奇高，意韵深远。

再次，《红楼梦》的魅力得益于作者高超的叙事艺术。小说是作家依据现实生活并充分运用虚构想象创作而成的艺术世界，如何叙述故事，怎样描写人物，这都是小说家创作小说的艺术手段。《红楼梦》第一回，作者便借石头之口宣称：“至若离合悲欢，兴衰际遇，则又追踪躐迹，不敢稍加穿凿，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。”叙述的客观性，对人物和事件不含褒贬地予以如实描述，这是《红楼梦》重要的叙述特征。如第三十二回：

王夫人点头哭道：“你可知道一桩奇事？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！”宝钗见说，道：“怎么好好的投井？这也奇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原是前儿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，我一时生气，打了他几下，撵了他下去。我只说气他两天，还叫他上来，谁知他这么气性大，就投井死了。岂不是我的罪过。”宝钗叹道：“姨娘是慈善人，固然这么想。据我看来，他并不是赌气投井。多半他下去住着，或是在井跟前憨顽，失了脚掉下去的。他在上头拘束惯了，这一出去，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

逛，岂有这样大气的理！纵然有这样大气，也不过是个糊涂人，也不为可惜。”王夫人点头叹道：“这话虽然如此说，到底我心不安。”宝钗叹道：“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，十分过不去，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，也就尽主仆之情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刚才我赏了他娘五十两银子，原要还把你妹妹们的新衣服拿两套给他妆裹。谁知凤丫头说可巧都没什么新做的衣服，只有你林妹妹作生日的两套。我想你林妹妹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，况且他也三灾八难的，既说了给他过生日，这会子又给人妆裹去，岂不忌讳。因为这么样，我现叫裁缝赶两套给他。要是别的丫头，赏他几两银子就完了，只是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，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儿也差不多。”口里说着，不觉泪下。宝钗忙道：“姨娘这会子又何用叫裁缝赶去，我前儿倒做了两套，拿来给他岂不省事。况且他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，身量又相对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虽然这样，难道你不忌讳？”宝钗笑道：“姨娘放心，我从来不计较这些。”^①

贾宝玉和金钏相互嬉笑，王夫人一怒之下掌掴金钏并将她赶了出去，金钏随后跳井身亡。王夫人和薛宝钗这段对话便是在金钏跳井之后。王夫人虽把金钏之死称为“奇事”，但也承认是自己的罪过。她又给银子又送衣服，说明良心受到谴责，感到不安，想尽快弥补过失，减轻内心的负担。宝钗对姨娘的心理看得清楚，想安慰她，也跟着说这事“奇了”，并找出理由说明金钏不是有意跳井，是“失了脚掉下去的”，且愿意拿出自己的衣服为金钏装殓。

这段对话引起了读者的争议。一种观点认为：王夫人心生愧疚，送银子和衣物是一种表示赎罪的善后行为；而宝钗的劝慰和分忧是一个晚辈依礼应尽的义务，希望尽快化解矛盾，表现出她的尊礼重情和善解人意。反对者则认为：王夫人的哭泣是一种假惺惺的表演，说出的话也是言不由衷，充分展示了她伪善的

① 曹雪芹.红楼梦[M].无名氏,续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8:437.

一面；而宝钗的言行反映出此人善于揣摩和迎合当权者，且冷酷无情，世故圆滑。这一段对话描写，作者将自己的褒贬好恶隐藏起来，其叙述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、深厚、逼真、自然，于是，小说文本便具有极大的阐释空间，人物性格由此引发争议，产生出“一声也而两歌，一手也而二牍”的艺术效果^①。

复次，作者在叙述中巧妙地运用了谶应手法，使整部作品具有一种神秘氛围，既突出了作品的主题，也增强了小说的阅读效果。谶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神秘色彩的文化形态，对中国社会的政治、宗教、思想与文学艺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所谓“谶应”，即使用一种模糊的语言（或符号，或图像）预示未来将要发生的事，而且这些预示都会得到应验。《红楼梦》的叙事结构是一个大的谶应框架，爱情婚姻悲剧、青春女儿遭际和封建家族命运是这个框架下的三个谶应系统。尤其是在第五回里，作者借鉴了《推背图》的谶应形式，以图谶、诗谶来预言金陵十二钗的悲惨结局，同时也预示了贾府必将衰落的命运。谶应手法的反复运用，让整部《红楼梦》笼罩着一层神秘而又虚幻的浓雾，读者在这层浓雾的包裹下，会激发探寻的欲望，在阅读中领悟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艺术匠心。

最后，《红楼梦》虽经作者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但流传于世的仍然不是全璧，作品留下了诸多之谜，而且成书过程也是一个谜，甚至连此书的作者、批者都是谜。诸多谜团引发了读者和学者的研究兴趣，于是产生了《红楼梦》作者的争议、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议、曹雪芹籍贯的争议、《红楼梦》版本的争议、有关脂砚斋的争议、《红楼梦》续书优劣的争议，等等，由此形成了一门 20 世纪的显学——“红学”。从红学研究的现状来看，诸多谜团都没有找到完满的答案，争议还会继续下去，并且还会时不时地蹦出让人大跌眼镜的新观点，“红学”热仍然会持续下去。

《红楼梦》的魅力是永恒的。

^① 朱一玄.红楼梦资料汇编[M].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1985:516.

目 录

引言:《红楼梦》的魅力 … 1

上编:红学沧桑

一、作者及其家世 … 3

二、《红楼梦》抄本与刻本 … 24

三、脂砚斋与评点派 … 37

四、红学索隐派 … 56

五、红学考证派 … 75

六、王国维《红楼梦评论》及其得失 … 92

七、《红楼梦》研究方法刍议 … 107

下编:红坛论道

一、禅宗与《红楼梦》 … 123

二、谶应文化对《红楼梦》创作的影响 … 133

三、《红楼梦》的双重叙事与文化意蕴 … 145

四、赤子之心贾宝玉 … 155

五、论宝黛爱情 … 168

六、钗、黛形象论 … 182

七、秦可卿之谜 … 195

八、《红楼梦》与《天龙八部》 … 209

参考文献 … 218

后 记 … 220

上编：红学沧桑

一、作者及其家世

二、《红楼梦》抄本与刻本

三、脂砚斋与评点派

四、红学索隐派

五、红学考证派

六、王国维《红楼梦评论》及其得失

七、《红楼梦》研究方法刍议

一、作者及其家世

《红楼梦》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，其作者从清代乾隆年间开始就有争议，这个谜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被揭开。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，有人认为没有意义，1923年4月，许啸天为上海群学社出版的《红楼梦》写了一篇序，在这篇《〈红楼梦〉新序》中讲道：“我们读书，只要在学术上、智识上、道德上，求进步；著书的人，是什么姓名，我们读书的人不必定要知道他。不知道著者的姓名，也不见得便失了书的效用，更不见得便失了读书的效用。这著书人的名姓，我们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。至于著书人的祖、父、子、孙、生、死、年、月，更不关读者的事。”^①对于这种观点，我不敢苟同。对于《红楼梦》这样的文学巨著，如果我们对其作者和著述过程完全不闻不问，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。古人云：知人论世。孟子曰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”^②王国维先生很重视对作者生平与创作过程的了解，他在《〈红楼梦〉评论》中指出：“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，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，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犹要。”^③对作者一无所知，对著书过程完全不了解，是不利于全面、深入地理解作品的。

早期的《石头记》抄本没有作者署名，作者的著作权成为一大悬案。直到20世纪20年代新红学产生，作者问题才成为《红楼梦》研究的重要议题。近百年过去了，作者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，但仍然没能彻底揭开谜底。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观点。第一种观点是曹雪芹，这是学界的主流派观点。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袁枚，后经考证派大家胡适等人论证，十分流行，几成定论，但质疑之声也从未停止过。第二种观点为“原作者说”。第三种观点认为作者不是曹雪芹，而是另有其人，至于是谁，则众说纷纭——有脂砚斋说，有李渔说，有吴梅村说，有顾景星说，有冒辟疆说，有袁枚说，有洪昇

① 许啸天，《红楼梦》新序[C]//吕启祥，林东海，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：第2版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6：98。

② 杨伯峻，孟子译注：上[M]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：251。

③ 王国维，《红楼梦》评论[C]//一粟，红楼梦资料汇编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：263。

说,有曹雪芹父辈说,等等。在此我们主要讨论第一种观点,对其他两种观点也给予适当介绍。

(一)曹雪芹说

早期《石头记》抄本均没有作者署名,其著作权在清代就众说纷纭,乾隆五十六年(1791)辛亥萃文书屋活字本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》(程甲本)问世,程伟元在卷首序中仍说道:“《红楼梦》小说本名《石头记》,作者相传不一,究未知出自何人,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。”^①但记录曹雪芹创作《红楼梦》的资料也不少,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便有“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,增删五次,纂成目录,分出章回,则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”之语。有人说,这段话只是表明曹雪芹删改别人的作品,但甲戌本在此有一大段批语:

若云雪芹披阅增删,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?足见作者之笔,狡猾之甚。后文如此处者不少。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雨模糊处。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,方是巨眼。

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,哭成此书。壬午除夕,书未成,芹为泪尽而逝。余尝哭芹,泪亦待尽。每意觅青埂峰,再问石兄,奈不遇癞头和尚何?怅怅!

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,是书何幸,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。甲午八月泪笔^②

此段脂批明确指出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就是曹雪芹,还标明了日期,“甲午”当为乾隆三十九年(1774),若曹雪芹于乾隆壬午年(1762)去世,此时已离世12年。

除脂批之外,清人文集里还有一些明确提到曹雪芹创作《红楼梦》的文献,如爱新觉罗·永忠《延芬室稿》里记录的《因墨香得观〈红楼梦〉小说吊雪芹》三首绝句,富察·明义《绿烟琐窗集》中记载的《题〈红楼梦〉》诗20首,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二的记载等。永忠、明义、袁枚等人的记录都写于乾隆年间,他们和曹雪芹是同时代人,从永忠、明义的社交圈来看,可能与曹雪芹还有交往,记载应该比较可信。由于袁枚文坛泰斗的地位,其涉《红楼梦》的相

① 程伟元.红楼梦序[C]//朱一玄.红楼梦资料汇编.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1985:61.

② 曹雪芹.脂砚斋评批红楼梦[M].脂砚斋,评.济南:齐鲁书社,1994:7.

关文字在社会上更有影响力，但从现有文献来考察，袁枚与曹雪芹似乎没有交集，其《随园诗话》上的记叙还是照抄明义的文字。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初刻本《随园诗话》卷二^①：

康熙间，曹练（棟）亭为江宁织造……其子雪芹撰《红楼梦》一部，备记风月繁华之盛。中有所谓文（大）观园者，即余之随园也。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，雪芹赠云：“病容憔悴胜桃花，午汗潮回热转加。犹恐意中人看出，强言今日较差些。”“威仪棣棣若山河，应把风流夺绮罗。不似小家拘束态，笑时偏少默时多。”

这段涉《红楼梦》文字在重印时有了改动：

康熙间，曹练（棟）亭为江宁织造……其子雪芹撰《红楼梦》一部，备记风月繁华之盛。明我斋读而美之。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，我斋题云：“病容憔悴胜桃花，午汗潮回热转加。犹恐意中人看出，强言今日较差些。”“威仪棣棣若山河，应把风流夺绮罗。不似小家拘束态，笑时偏少默时多。”

这段文字原本为明义《绿烟琐窗集》中的“题红诗”序，原文如下：

曹子雪芹撰《红楼梦》一部，备记风月繁华之盛。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，其所谓大观园者，即今随园故址。惜其书未传，世鲜知者，余见其钞本焉。^②

袁枚可能对“其所谓大观园，即今随园故址”很感兴趣，于是照抄过来。但他不熟悉曹雪芹，也没有读过《红楼梦》，将“曹子雪芹”误理解为“曹寅之子雪芹”，于是便写作“其子雪芹”。袁枚这段记述的史料价值不大。自嘉庆到清末，记叙曹雪芹创作《红楼梦》的文字陆续有人写出，但最有力的证据还是乾隆朝的文献。

① 《随园诗话》涉红记事的历史背景与改动原因，参见黄一农、二重奏：红学与清史的对话[M]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5：365-407。

② 朱一玄：红楼梦资料汇编[M]，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，1985：38。

胡适根据上述清人文献,再结合其他相关资料,得出结论:“《红楼梦》的著者是曹雪芹。”^①胡适的文章发表以后,立刻得到俞平伯、顾颉刚等研究者的呼应,影响巨大,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,如读云《红学杂记》说:“《红楼梦》为曹霑所作,经胡适之作《红楼梦考证》更加确定。”^②周黎庵1940年2月在上海《宇宙风》期刊上也发文说:“《红楼梦》一书,自经胡适之(《红楼梦考证》)、俞平伯(《红楼梦辨》)两先生定论后,一切附会的‘红学’考据,都已不能立足。”^③但这一结论本身也有着无法解释的疑难,由于曹雪芹资料的缺乏,我们对曹雪芹的生平只能略知梗概,对其生父、生卒年以及交游和创作情况,都是在现有资料基础上的种种推测,由此引发的质疑、商榷的声音从未间断。

1. 曹雪芹家世生平

对曹雪芹的家世与生平经历,在清人的文献资料中已有记载,至1921年胡适《红楼梦考证》问世,才正式开启系统研究曹雪芹家世与生平的课题。1931年5月,李玄伯发表了《曹雪芹家世新考》,他依据可靠的清代档案资料,在胡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考察,大大拓展了这一研究领域,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如曹雪芹的生年、曹雪芹家族与丰润曹氏的关系、曹雪芹与曹颀遗腹子的关系等,至今仍是曹雪芹家世生平研究的争论焦点。1953年,周汝昌《红楼梦新证》出版,此书对有关曹雪芹与《红楼梦》的史料大力发掘、搜集,并系统整理和总结,对曹雪芹的生活时代、家族情况以及《红楼梦》产生的社会背景详加介绍,对曹雪芹家世生平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此后,王利器、吴恩裕、吴世昌、冯其庸、顾平旦、徐恭时、刘世德等学者都对这一课题展开研究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

依据可靠的史料文献及目前的研究成果,我们可以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作如下概述:

(1) 曹雪芹的家世

曹雪芹的先世本是明朝的官员,至少在明代晚期,其先祖曹锡远在沈阳做官,入籍辽阳。明天启元年(1621),努尔哈赤率军占领了沈阳、辽阳等地,曹锡远被后金兵俘虏,曹家从此沦为满洲包衣(满语,即家奴)。曹锡远归附

① 胡适.红楼梦考证:改定稿[C]//胡适.中国章回小说考证.上海:上海书店,1980:219.

② 读云.红学杂记[C]//吕启祥,林东海.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6:754.

③ 周黎庵.谈清代织造世家曹氏[C]//吕启祥,林东海.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6:736.

后金，初属驸马总镇佟养性管辖，后隶属多尔袞，编入正白旗。曹锡远的儿子曹振彦（曹雪芹高祖）于天聪八年（1634）在多尔袞麾下任“旗鼓牛录章京”（即多尔袞的家臣，为主人管理汉姓包衣）。顺治元年（1644），清兵入关，曹振彦一路跟随进了北京。顺治六年（1649），曹振彦与儿子曹玺（曹雪芹曾祖）参加了平定山西大同的战争，这一年，曹振彦参加廷试，考取贡士。顺治七年（1650），授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，这年的十二月，多尔袞离世。两个月后，顺治追究多尔袞擅权图逆之事，削夺爵封，没收家产，掘墓鞭尸，多尔袞属下正白旗直接归皇帝掌管，曹振彦一家从此归属内务府正白旗。顺治九年（1652），曹振彦升山西阳和府知府；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，被派往江南，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运使。

曹玺是曹振彦的长子。史书记载，他“少好学，深沉，有大志”。顺治六年（1649），曹玺与父亲一起参加了平定山西姜瓖的战斗，因战功提拔为内廷二等侍卫。康熙二年（1663），曹玺以内工部郎中銜出任江宁织造，在此任上一直做了22年。江宁织造一职，是为皇室供应丝织品及其他消费品的，曹玺在此任上不仅要管理本职事物，而且作为皇帝的心腹，他还要及时向皇帝汇报当地的吏治民情。由于曹玺尽心尽力，康熙十分满意，曾两次接见他，并赐御宴、蟒服，加正一品，赐御书“敬慎”匾额。曹玺嫡妻孙氏，是康熙玄烨幼时的保姆，满人风俗尊重保姆、乳母，孙氏的特殊身份又加深了皇室与曹家的关系，对曹氏家族的兴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曹玺于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去世，有二子：曹寅（曹雪芹祖父）、曹荃。曹寅，字子清，号荔轩，又号楝亭、雪樵、柳山、柳山居士、柳山聱叟、棉花道人、嬉翁等，是曹氏家族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位人物。曹寅年轻时做过皇帝身边的侍卫，曹玺去世后，康熙晋升曹寅为内务府慎刑司员外郎，命其协理江宁织造事务。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，曹寅以内务府广储司郎中銜出任苏州织造，两年后调任江宁织造。此后，曹寅还与内兄李煦轮流兼任两淮巡盐御史。在江宁织造任上，曹寅一直任职到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病逝。供职期间，曹寅不仅尽力做好本职事务，还通过密折的形式单独和康熙帝联系，报告江南的官场与民间的舆论和动态。康熙一生六次南巡，曹寅家就办了四次接驾大典。为了表彰曹寅的勤劳诚敬，康熙帝特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衔。曹寅有两个女儿，都是王妃，皆为康熙帝亲自指婚。曹寅还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，藏书极多，他广交天下知名人士，敬重文人学士，与王士禛、陈恭尹、梁佩兰、姜宸英、纳兰性德、毛奇龄、阎若璩、梅文鼎、赵执信、顾贞观等都有交